

劉雨歆 北窗筆記

1. 北窗，是我曾經做過的一個最美的夢

想起北窗，是因為收到了亦然的來信。他是高中時我隔壁班上的同學。我記得老大月旦點評作文的時候偶爾會提到他，並一臉驕傲地笑讚“我們班戴亦然同學的作文如何如何”；我也曾聽他說起過，老大總會把我的文章複印一份貼在他們班的後牆上，旁邊用鋼筆仔細地寫了評注。於是兩個鍾情文字的人互相欽佩，遙遙致意了三年。

我們真正的相識卻是在畢業分飛之後。彼時燈火闌珊人去盡，卻還有兩個戀戀不捨的人徘徊在空蕩蕩的校園裏獨自憑吊。走得近了，隨意地打了個招呼。擦肩而過的剎那他忽然轉過身來。

他說：以前上學的時候，大家都說你喜歡靠在窗邊寫東西。

我說：那是我曾經做過的一個最美的夢。

夏日的傍晚，暑氣逐漸退去。天朗氣清，遠方渲染了淡淡的紅暈。我不假思索地從書包裡掏出了那個淡墨色的本子，放在他手裡。在做這件事的時候我沒有絲毫的猶豫，這讓我現在想來也頗感詫異。

或許過去的我從未想過有一天自己竟會以這種方式將曾經最珍視的東西送給一個幾乎全然陌生的人。即使是現在，如果單單只看這件事情本身的話，我也不能不為當時的魯莽而大驚失色。

然而，對一個失落了的夢來說，這或許不失為一種最好的處理方式。

放下了，就不再去刻意回想。這是我多年養成的習慣。

我過去曾做過許許多多的夢。我曾在五顏六色的本子上描摹了無數的圖景。後來呢？後來我再也找不到它們。我把它們收攏在角落裏，然後打點行囊，準備踏上一段旅程。遠行的心盛不下太多不切實際的夢想，太過紛繁的記憶只能羈絆住對遠方的渴望。只是偶爾也會想起從前；每一次，卻只能讓我更深切地明白自己當年的幼稚和可笑，明白我並非自己所喜歡的人，明白我並未成為自己希望成為的人。一年又一年過去，我不會再去碰觸它們；過去的夢最終都離我而去。

或許我只是不希望北窗的故事也像過去無數的夢境一樣，被藏在角落裏，最後慢慢銷聲匿跡，連記憶中都找不到它的影子。還好，有一個可以信賴的人照管著它；亦因為此，它才能保持它的完整，保持它的鮮活，保持它的純粹。

我知道亦然仔細地讀過它……他總在信裡提到它，也提到屬於他的年華。他並不常在信裡問我問題，因為他知道他可能永遠得不到答案。但那一次他還是忍不住問了。他說：“你放在我這裡的那本集子我又看了一遍……為什麼你最終沒能完成它？”

我知道他還有很多想要問卻終於沒有說出口的話：“你那時候總說，進入大學之後一定要好好把小說拾起來……你說你不會放棄曾經摯愛的文字不管將來會是多麼繁忙……你說人在少年時做的夢應該被堅持下去，即使那夢想美麗得不真實……”這些話本是我的私藏，寫在本子上，記在心裡。心裡藏下想望，本子送給了他。當時的我絕想不到那刻在心裡的印記會隨著時間流逝而漸漸模糊了面目；只有寫在紙上，被他讀到，然後一封信來才能敲開久閉的門。年少如初，絕不會料到兩年之後的我會變成什麼樣子。那時候我還不懂得穿高跟鞋和化淡妝，不懂得坐得挺直保持微笑侃侃而談；那時候沒有人會正兒八經地稱呼我們“先生”、“女士”，也沒有哪個小孩子會堂而皇之地喊我們“叔叔”、“阿姨”；那時候我還經常倚靠在北窗邊上做夢，夢醒後在一個本子上隨手記下突如其來的想法。而那本集子，叫做北窗筆記。

2. 貓的萬年青去了哪裡？

畢業後回母校，總會特意去原來的教室看看。挑一個黃昏，待教室的新主人們都已經放學離去，我才敢踏入那曾無數次停留又多少次夢中流連的地方。

喜歡坐回原來的座位上，斜靠著窗櫺，任眼光漫無目的地飄游。三年的時光會從眼前慢慢晃過，最終消逝在深沉的暮色裏。忽然打了一個寒戰，驀然驚覺這地方是如此陌生：牆壁上依舊挂了話劇比賽獲獎的證書，上面寫的卻不是我熟知的名字；陪我經歷了無數場大考小考的大白鐘錶已不知去向；面前的桌子上乾乾淨淨的沒了塗鴉沒了詞闕，角落裡空蕩蕩的再也找不到萬年青的影子……如果貓知道了一定會哭吧？她去文科班的那一天給我們抱來了她最鍾愛的一捧蒼翠的綠。我記得她那時候拉著我的手，還未說話眼圈已經紅了：“以後我不能總回來了……也不能來給它澆水……”

貓是知道的，後來我們一直將它照顧得很好。我們聽說貓在文科班認識了不少朋友，我們聽說她的才華終於能充分地展現出來，我們高興地互相轉述著她的消息，我們和萬年青說話讓它分享我們的快樂……我們也將煩惱告訴它，我們把它當做一個最親密的朋友，在大考失利心情

沮喪至極之時會想要看它從不凋零的綠，在籃球比賽滿盤皆輸的時候幾個大男生也會躲在角落裏望著它掉眼淚……可是它去了哪裡？我們過去的微笑和淚水都去了哪裡？它們曾經如此生動，怎能忽然一下子就消失了蹤跡？

貓離開的時候時候我還未意識到，她是第一個離開的人。而我們，也最終會一個個離去。三載同行，不過是短暫的聚首；分開了，沿著各自的路，走向不同的遠方。過去一切的歡笑和美好，只能出現在彼此的夢裡，任時間銷蝕了形容，逐漸乾癟老去。

也就是在那時候吧，我停下了筆。我不能再在屬於北窗的筆記上寫下一個字——我知道，屬於北窗的時代已經過去。我無法任由它黯淡，我手中的筆還沒有力量去記錄下酒殘人散後的衰敗。我合上了筆記。

3. 我已經忘記了自己曾經是一個多麼熱愛幻想的人

我記得那個我從實驗室掙扎著回來的深夜。室友已經睡下，屋子裏漆黑一片。前所未有的疲憊撲面而來，排山倒海。

開燈的時候，我忽然看見了它，看見它從桌上堆積如山的參考書中探出小小的一角。天藍色的EMS大信封顯得分外地刺眼。

我仿佛才剛剛意識到：十多天前收到的加急快件，我甚至沒有拆開過。

為什麼沒有打開呢？我知道那裡面有些什麼。有一陣子我幾乎後悔當時神情恍惚給亦然發了那條短信。為什麼我會在讀到他的信後心血來潮地對他說我想再看一眼我的筆記？明明是自己口口聲聲說要離開，明明已經放下了，為什麼還要刻意去回首？

大約一周之後，我從信箱裏取出那個藍色的大信封時才想到這一切都是多麼地荒謬。——我不敢打開它。我不知道自己能否面對過去的真真切切的自己。摒棄了回憶中無意添加的虛飾和因記憶模糊而產生的距離感，我能否直視當年的那個女孩的眼睛？

而她，正望著我，正透過一片明亮的天藍色望著我。

我知道我不能再裝作無動於衷。

小心翼翼地信封上割開一道口，仿佛劃開了一個裝滿歲月的秘密的袋子。墨色的本子滑出來，剛剛可以用兩只手捧起。一時竟有些恍惚了，覺得像是捧了一捧清水。待粼粼的水波逐漸平靜，水中慢慢浮現出一個女孩的影子。

那時的快樂仿佛可以很簡單，層層疊疊的考試卷中驀然見到的一個

有趣的句子都能被我們津津樂道上一整天；最好的事，無非是新得了幾行自以為可人的詞句，寫在書卷邊上的空白處滿教室傳看，收回來，旁邊龍飛鳳舞地題著朋友的和詞。課間的時候靠在北窗邊上，眼光漫無目的地掃過窗下水桐的蒼翠和玉蘭花開的粉白；身體舒服地伸展開，在午後的溫暖陽光中安然小憩，任憑思緒一點點拂遠。

如果葫蘆在我身旁的話，就會湊過頭來說：你在想什麼？

如果我將我的臆想告訴妃，他會故作語重心長地勸導我：歛啊，你又天馬行空了。

那時候喜歡坐在天台的石階上讀《沙與沫》，喜歡靠在長青藤的那邊讀《惡之花》。一個人悄悄溜出教室，在夜的遮掩下爬上十九級的台階。推開天窗，任風一口氣吹散了頭髮。抱著臂，把自己想像成一個赤足的旅者，走過山川、幽谷和荒原，跨過深潭、荷澤和海洋；或者，青衣背劍，匹馬西風下，細味那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放浪孤絕……

為何那時候會有那麼多的幻想？幻想大抵是源於內心源源不斷的熱情。心有所念，是以為契。

我已經不敢想像從前。我仿佛已經不認識她，那個瞪著大眼睛仰望天空的女孩。我只知道這樣一個女子——心糾纏在瑣碎而平庸的事情裏，念想已經不值一提。我所日日念叨的，不過是層出不窮的deadline、assignment、quiz、interview和presentation；我所在意的，不過是導師給出的每一個分數而已。

日日黑西裝高跟鞋倉促輾轉於學校和公司之間，學會了用每一個休息時間補充睡眠；筆記本電腦從沒有一天離開過背包，隨身卻沒有一本喜歡的書可以讓我漫無目的地思考。

我已經忘記了自己曾經是一個多麼熱愛幻想的人。也許我不曾料到，有一天這熱情會葬送。

4. 那時候我看到了我的將來

我不能理解這變化是怎樣發生的……我只能把一切推給時間。時間模糊了歲月，留下零星散亂的印記，——好像陽光透過交錯的樹葉投下的斑駁的影子。我並不敢總想到從前，就像我從不敢看當年的筆墨……那些灼熱的辭藻會刺痛我的眼睛，會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我，我已經多麼遙遠地背離了曾經為自己劃下的方向。

那年曾有過宏大的夢想。那年不知為何總會有源源不斷的靈感來光顧我的頭腦，讓我的野心像野草一樣瘋長。

那時候我總想要寫我的小說，可是我跟母親發過誓說在高三的一年裡我不會去碰長篇。不動筆並不意味著我不能去想。我在北窗筆記上詳詳細細寫下了我關於整個故事的構思，寫下我對每個人物的詳細推敲和思索。我深愛著他們——他們住在我的靈魂裏，我閉上眼就能看到他們。我能細細地推究他們性情，考量他們的想法，安頓他們的生命……即使是在深夜，如果我躺在床上忽然想起什麼，也會偷偷爬起來。用被子蒙了頭，點上燈，匆匆將隻言片語飛快地記下。姿態伏得足夠低，心卻足夠高，高到雲端裏去。我以為夢想不會消失，我以為所摯愛的東西必然會堅守一生，我以為一旦離開了那片壓抑的荒原我就可以自由地去描摹心中的圖景……卻不知道荒原之後竟然是沙漠——乾燥的空氣中沒有絲毫水分，浩渺千里望不到一星半點的綠意。

問什麼野心會消失不見？

真的是因為過分的忙碌嗎？匆忙不是一種形式，而是一種態度。漸漸習慣了淺白，漸漸習慣了用雙眼去看而不是用靈魂去感受。在電影院裡，我會為一場悲劇灑下幾滴淚水，然後微笑著離去，內心竟浮起一種獵奇之後的快意；再去讀什麼，已經無法進入文字的背后去思索；無力再評點什麼，只好跟在人後人云亦云。漸漸習慣了只關注流於表象的東西。心也輕浮得不記得它從前的模樣。

我又怎能要求靈感去光顧一顆浮躁的心？

在我告別那片土地的同時也告別了做過的夢。不再思辨，不再關心，甚至不再試圖去了解。那些人已經疏遠，我幾乎出於本能地抗拒著周圍的一切。我想我真的沒有我所渴望的那種巨大的生命能量，使我能獨立於我所處的環境而保持內心的堅定。

北窗筆記上還有高三那年的一個可笑的計劃。那時候我打算用大學四年的時間去讀完所有想要讀卻總沒有時間細讀的書。我甚至還為自己制定了詳細的步驟：一月的《日知錄》二月的《武林舊事》三月的《追憶似水年華》……

那時候，每念及此，我甚至能在課堂上興奮地大笑起來。——然後老師會喊：

劉雨歆，站起來！

我只得站起來，臉上的笑意卻還是藏不起來。

老師會厲聲問道：你笑什麼？

然後我告訴她：我剛剛看到了我的將來。

5. 櫛時節是如此輕易地一去不返，我們再也無法言笑如初

曾聽人低聲念起了一首詞，曾看人在牆上寫下一個詩句。許久之後，才依稀想起那是自己當年的作品。若不是有北窗筆記的如山鐵證，我恐怕都不敢想像。原來我也曾有如此生動的筆墨，我也曾如此輕狂，如此年少。

如今我想起來了……想起來，又能怎樣？我已經太久沒碰詩詞了吧？已經想不起自己寫詩的樣子，已經忘卻了何謂出口成章，已經記不得大家羨慕的目光了。

已經沒有人喜歡了，為何還要再想起？

夏天同學聚會的時候，本積攢了很多話要說；去了，卻驀然發現不知道該如何開口。大家已經不是當年的小孩子了。可以暢所欲言的算櫛時節是如此輕易地一去不返……即使我說出內心深處的寂寞和痛楚，他們是否會明白？他們是否還肯靜下心去真真切切地體會？他們會不會偷笑呢？他們會不會敷衍了事地點頭？他們會不會尷尬地轉移話題？我們會否還有曾經引以為豪的默契？

所以，最終我們也只能討論些平常的瑣碎，微笑著重複說著同樣的話：我很好，我很好，你怎麼樣？偶爾表達觀點的時候變得異常小心，反復想著會不會碰了誰的禁忌。我們已經不敢談論能觸及內心深處的東西。即使是對足以引發強烈爭論的問題略有涉及，也會輕描淡寫地一帶而過。——或許是害怕，我們的友誼已經沒有了像當年一樣的張力，可以在激烈的碰撞後依舊安然如初。我必須要如履薄冰地小心呵護，才能維持住這愈發淡遠的聯繫。於是我們談論起天氣，談論起最近的新聞，談論起星座運程和流行趨勢；我們避開了社會問題，避開了文學，避開了曾經鍾愛曾為之瘋狂的一切。我們變得神情平淡，變得彬彬有禮，變得有如常人。

北窗記錄下的最後一首詞是別詞。高考結束，收到錄取通知書後四丫頭戲謔地寫下：

我在京哈頭，君在京九尾。夜夜思君不見君，共對鐵路軌。

那時候我不明白，從此以後橫互在我們之間的不僅僅是空間上的距離。無論如何掩飾也遮掩不了這樣的事實：我們再也無法言笑如初。

6. 不用刻意去忘記，也不必刻意去接受，活在自己的歲月裡

趁著一個星辰寥落的夜，丟掉了拖鞋，仰面躺倒在草地上。閉上眼睛，不去理會別人的目光。

深吸一口氣。二月清冷的微風中浮動著淡淡的草籽的清香，還捲裹著些許來自海洋的潮濕氣息，帶來曠古的味道，悠揚得像是一首歌謠。忽然福至心靈。呼吸吐納，天地芬芳。什麼都不想，什麼都不做，僅僅是享受幾分鐘的閒暇，體味最本初最純淨的夜晚。

過去的某個如斯深夜，我會悄悄爬起來，捕捉那光怪陸離的夢境吧？

於是我仿佛看到了一個年少的孩子，趴在床上認真聆聽門外的動靜；片刻之後，她迅速地爬起來，拿被單將門縫仔細塞好；她擰開檯燈，蒙上被子，使自己完完全全被籠罩在一片光明之中。

她在本子上寫道：歲月像是一條河。左岸是華年的倒影，右岸是往昔的幻覺，中間飛快流淌的是飛逝而過的青春和永恆的感傷。

因為寫得太快，筆跡歪歪扭扭的多少有些不容易辨認。

她想了一想，繼續寫道：這條河不斷地帶走你對往昔的回憶。一時忘記了，拋在遠方；也不斷地將新的事物推到你面前，無論喜歡與否你都不得不接受。它的流向既無法阻止，也無法逆轉……兩岸的土壤沉入河底，成為了它的一部分——在不斷地流淌和沉澱之中，河水能愈發清晰地倒映出一個人的全部。

二十年的生命裏，我從未如此直視自己。

合上本子，燈火闌珊人去盡。忽然有些釋然了。我無力否定過去的歲月——迷矇的雙眼逐漸澄清，無論如何，它使我成為了這樣的自己。

我還能選擇自己的路。我還能決定自己將會成為怎樣的人。

忽然想起一個朋友曾對我說過的話：

不用刻意去忘記，也不必刻意去接受。活在屬於自己的歲月裡。

我想，這一刻我的心中充滿感激。